烟台真相
了解真相　迎来光明
第196期　2016年9月29日
突破网络封锁浏览明慧网 WWW.MINGHUI.ORG

屡遭酷刑九死一生　栖霞林建平女士控告江泽民

【明慧网】今年54岁的林建平女士，因修炼法轮大法，被当地“610”多次非法抄家、关押、劳教和判刑，共计迫害六年多。期间，遭受多种酷刑折磨，九死一生。林建平女士对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。以下是她在控告书中的部份陈述。

王村劳教所：吊铐七天七夜

2004年，我被非法劳教三年，送进臭名昭著的王村劳教所。我因不戴胸牌，被恶警李英等人吊铐起来，李英看我手勒的不够发紫，再把绳子使劲紧一紧，铐子固一固，直到整个手成黑紫色才肯罢休，并说：“这样效果才好。”我痛的几度昏迷，她们说我是装的。为避免我发出声音，李英用宽胶带把我的嘴胶起来，并绕整个头转几圈。七天七夜后，我被松了下来，两脚肿的象大面包，穿不进鞋，两个大拇指甲青黑，两腿肿的与裤子一样粗。即使这样恶警还不让我睡觉，长时间罚站，只是天亮前让眯一会。我去卫生间，便血几乎是喷泄出来。我绝食抗议。她们给我插管灌食，并把管子长期插在鼻子里不拔出来。

2005年底，栖霞“610”把我从劳教所拉回栖霞看守所，四个多月后给我加刑三年，投入山东省女子监狱继续非人的迫害。

山东女子监狱的酷刑折磨

监狱集训队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。我因拒绝听邪悟的歪理，拒绝做奴工，一直被关在一个没有监控的监舍，恶人变着花样迫害我。

狱警指使犯人朱慧芬抓住我的头发，强迫我坐在地上看诽谤大法的录像，又指使两帮凶按着我的手，用膝盖顶着我的腰，用手拽紧我脖后的汗衫领子向后猛拽，勒的我喘息困难，

几乎窒息。一次，邪悟者丘秀欣见我不做奴工，冷不防朝我腰部狠狠踢了一脚，我疼的趴在地上手捂着腰，很长时间起不来。一次丘秀欣蹦着高揪我的头发，一撮一撮的头发落到地上。我记不清被丘秀欣打过多少次，只知道脸经常伤痕累累，头顶的头发所剩无几。一次，犯人朱慧芬用掌猛击我的右耳，当时耳朵就嗡嗡作响，听不清声音；打嘴巴，打得口吐鲜血，染红了外套。朱慧芬和丘秀欣又拖着我的身体象拖布一样，用我的身体擦地上的鲜血。一次丘秀欣用擦脚布堵我的嘴，其他恶人拧着我的胳膊，朱慧芬用被子捂我的头，差一点把我捂死。丘秀欣等人还往我身上、衣服上、床上写侮辱师父和大法、及我人格的污言秽语，把师父的名字写在地上，逼我坐上，稍有不从，非打即骂。丘秀欣曾说：“打死了监狱埋！如果上面不发话，我们也不敢这样做！”

有段时间，我刚刚入睡，狱警指使四、五个帮凶按住我的身体，强制给我注射一种不明药物，致使我全身难受，烦躁不安，反应迟钝，不自觉流眼泪，嘴角淌口水，头痛欲裂，四肢不灵，步履蹒跚。之前，我虽年近五十，但学大法后，身轻体健，走路生风。我天天喊：“你们给我打的什么针？赶快停止！”那时，嘴说话也不灵活了。她们又继续打了近二十天才停止。

2008年奥运期间，我因拒绝“转化”，更成了监狱里的重点迫害对像。一天半夜，十几个人突然涌进来，用床单包住正在罚站的我，雨点般的拳打脚踢落在我身上，直到她们打累为止。我被打的站立不稳，头、脸、身上没有好地方，嘴唇肿的老高，上门牙松动，吃饭都费劲。我一再要求去医院检查，都遭狱警拒绝。二十多天后，狱警看我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，才允许我去医院。期间，狱警把检查的狱医叫出来嘀咕了一会，检查完后，狱医对我说：“骨头没断，耳朵内有血，是你自己用手抠的。”

为了抗议非人的迫害，我前后绝食五十多天，被关小号，每天五、六个人摁着我灌食。有一次，她们把管子插到我的气管里，差一点使我窒息而死。在小号里半夜才能睡觉，有时犯人在耳边使劲敲着破盆干扰睡觉，整天让录音机高分贝的播放歪曲大法的胡言乱语，如果不是心中有大法，我早就精神崩溃了。

我的母亲（临死前听到警车还惊恐万状）、婆婆（曾跪在警察面前，请求放了好儿媳）二老思我心切，积郁成疾，先后花去十几万元后，含冤离世，母亲死后眼睛还一直睁着。丈夫整日以泪洗面，精神几乎崩溃，差点与我离婚。女儿小小年纪失去母爱，常年失眠，受歧视，被误导。

江泽民欠我母亲、婆婆两条人命债；欠我家人巨大的精神痛苦和压力债；欠我身心极尽摧残、凌辱、酷刑折磨债。江泽民欠千千万万象我这样的大法学员，为维护信仰，坚修“真善忍”，而被迫害的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、老无所养、少无所依的无法用金钱弥补的肉体、精神、经济上的巨大天债！罄竹难书！◇

退党团队方法(真名、化名、笔名同样有效)：* 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，001-702-873-1734 * 退党传真：001-201-625-6301 * 退党电邮：tuidang@epochtimes.com * 也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，以后再上网。

被诬判七年　招远刘好慧：修炼法轮功无罪！

2016年6月22日，招远市法轮功学员刘好慧在招远市法院被非法开庭。刘好慧被非法判刑七年。

2015年8月21日，刘好慧正在店里上班，被国保大队王玉成、副队长邵周赞一伙闯入绑架，此后警察多次到刘好慧家中、店内肆意抄家抢劫，抢走手表、高级香烟、茶叶、古董、银行卡及现金无数，同时绑架妻子杜文丽，诱骗妻子指证刘好慧。

招远市检察院郅晓莹、傅建慧执法犯法，故意拖延阻挠律师阅卷，威胁律师，曲解法律，非法起诉。

2016年6月22日，招远市法院对刘好慧非法开庭。庭审过程中，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，明确指

出：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，神韵光盘属于中华神传文化的一部分，传播有功无罪，要求法庭无罪释放当事人。

刘好慧本人也在庭上成功做了自辩，指出公民有信仰自由，言论自由，修炼法轮功无罪，要求当庭无罪释放。

整个庭审过程长达二个多小时，最后刘好慧被戴着手铐和脚镣出庭。当日庭审没有宣判。

此后，律师多次到招远法院要求无罪释放当事人，法院副庭长邵阿霞以合议阶段搪塞律师，拒不放人。

2016年9月5日，副庭长邵阿霞、刘永文无视律师在法庭上做的无罪辩护，错用、滥用法律，践踏公平与正义，冤判法轮功学员刘好慧七年徒刑。

2016年9月18日，刘好慧家属聘请的律师已向招远市法院递交了代理委托书，招远市法院已收到刘好慧亲笔书写的二审上诉状。◇

村民感叹：又一个好人被迫害致死

【明慧网】善良的人哪，您怎会想到，在今天所谓“中国人权最好时期”，那些披着公安、政府漂亮外衣的所谓执法人员、人民公仆，竟会是一帮十足的恶棍、流氓，他们心狠手毒，残害善良之人毫不手软。

柳耀华，是招远市辛庄镇老店村一个安分守己的家庭妇女。以前她体弱多病，不能干活，自从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，整个人变了个样，多种疾病痊愈，身体健康，脾气变的温和，除了干好自己家里地里的活儿外，还经常去邻村果园帮人打工。她处处按照大法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帮工时尽心尽力，不计较个人利益，人们都喜欢和欢迎她，争相聘用她。只要和她打过交道的人，都夸赞她是一个难得的好人，人们从她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明白了法轮功真相。

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邻里公认的好人，却从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，和全国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一样，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。她因坚持自己的信仰，三次被关洗脑班，两次被非法劳教，多次遭受

酷刑毒打，几次被折磨的死去活来，几乎丧命。

2005年9月一天，柳耀华正在家中做饭，辛庄镇政府610恶人带领四个武警，气势汹汹闯入家中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强行绑架。他们不顾柳耀华年迈婆婆横在车前苦苦哀求，将柳耀华抬上车，劫持到招远市岭南金矿洗脑班。

柳耀华一下车就被两个恶人拖进一间没有窗户的阴暗屋子里，戴上手铐脚镣，胸前拴紧了一根铁链子，固定铐在一个铁椅子上，几个打手对她大打出手，用鞋底和书猛抽她的脸，脸嘴都肿胀了起来，嘴角不断流血，他们直到打累了才住手。她被铐在铁椅子上整整两天，不让吃饭上厕所。因她拒不转化，洗脑班恶人恼羞成怒，一帮打手闯进屋里，几个人轮番用脚踹她的脸，折腾够了，又用手铐把她的双臂倒背过去吊在空中一根暖气管上，双脚离地，吊了四、五个小时，然后放下又铐在铁椅子上，第二天又吊了四个多小时。反复多次折磨，使柳耀华在极其痛苦挣扎中度日如年。

2011年3月，柳耀华因向世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，被不明真相者恶告，又被抓进岭南洗脑班迫害三个多月，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半。在劳教期间，她因拒绝转化，被剥夺睡眠，不让上厕所，逼迫做奴工劳动等。劳教期满回家，原本健健康康的身体被迫害的竟然瘦得皮包骨、弱不经风。

柳耀华深知法轮功好，又是一个亲身受益者，不知受过怎样的酷刑折磨，被迫违心转化，致使她长期受到良心的谴责，肉体和精神的压力，最后不能进食，医院检查肠子烂有洞孔（怀疑非法关押期间用了不明药物），于2016年9月20日含冤离世，年仅53岁。

老店村村民感叹又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被迫害死了。◇